

114

社121
673
部大:27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一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

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

夏氏因之

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世室者宗廟也

魯廟有世室注見明堂門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疏曰凡大室有

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墻者曰廟但有大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廟中路謂之唐堂途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詩曰中唐有幾疏曰廟中閉謂之門詩曰

殷制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元復云殷制六廟自

契至湯二昭二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大寢匠

人營國之制夏舉宗廟殷舉王宮周舉明堂互相備舉王宮則宗廟與明堂亦同此制注見明堂門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

右雉門中門也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詳見社門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疏曰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

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局七个闔門容小局參

个注並見明堂門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疏曰祭法注

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

穆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

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已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

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太祖為祧也春官

朱子曰昭如字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
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嚮明也其
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
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
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
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
爲昭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

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疏曰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

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祖后稷宗文王
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
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
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
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
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
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
人議皆云周以後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
周以後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
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
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
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
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
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及小記為枝葉韋
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元說為長是融申鄭
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
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
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

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

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

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

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

墀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

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

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

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祈

禱謂後遷在祧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

之於無事祧乃祭之爾春秋文公二年秋大事於太廟

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

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

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

侯有主禱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禱祫無主

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
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
薦而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
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
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疏曰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
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曰王立七廟者親四立
壇禪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壇近者起土遠親除地
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考考考考考
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
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
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
廟者始祖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其祖考
之廟當在二祧壇禪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
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月月祭之故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
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功德
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
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
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

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
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
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壇者謂高祖之父既初寄在
壇若有所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
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
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禪有禱焉祭之者在壇禪者
不得享嘗應有所祈禱於壇禪乃祭也無禱乃止者若無
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禪
者則此祈禱亦不及唯禘祫乃出
鬼雖有祈禱亦不及唯禘祫乃出

晉張融評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
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

為禪去禪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朱子曰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

為是

楊氏曰愚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云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以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則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則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則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

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是因有所禱而後爲之非於宗廟之外預爲壇墀以待他日之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而爲鬼也如晉張融之說則祭法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

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
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
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
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
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
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
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
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
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
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
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
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
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
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
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
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
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子
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
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
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
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
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
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
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
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
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
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

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
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
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旣曰超
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邪明堂位曰魯公之
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
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
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春秋成公
六年二月立武宮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氏
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
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

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此周之文武也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

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二昭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

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

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諸改塗易檐示有所遷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注

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

附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鄭元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啻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

為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

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別有所謂門垣足以

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

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

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

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

毋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

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

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

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

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

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

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

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在後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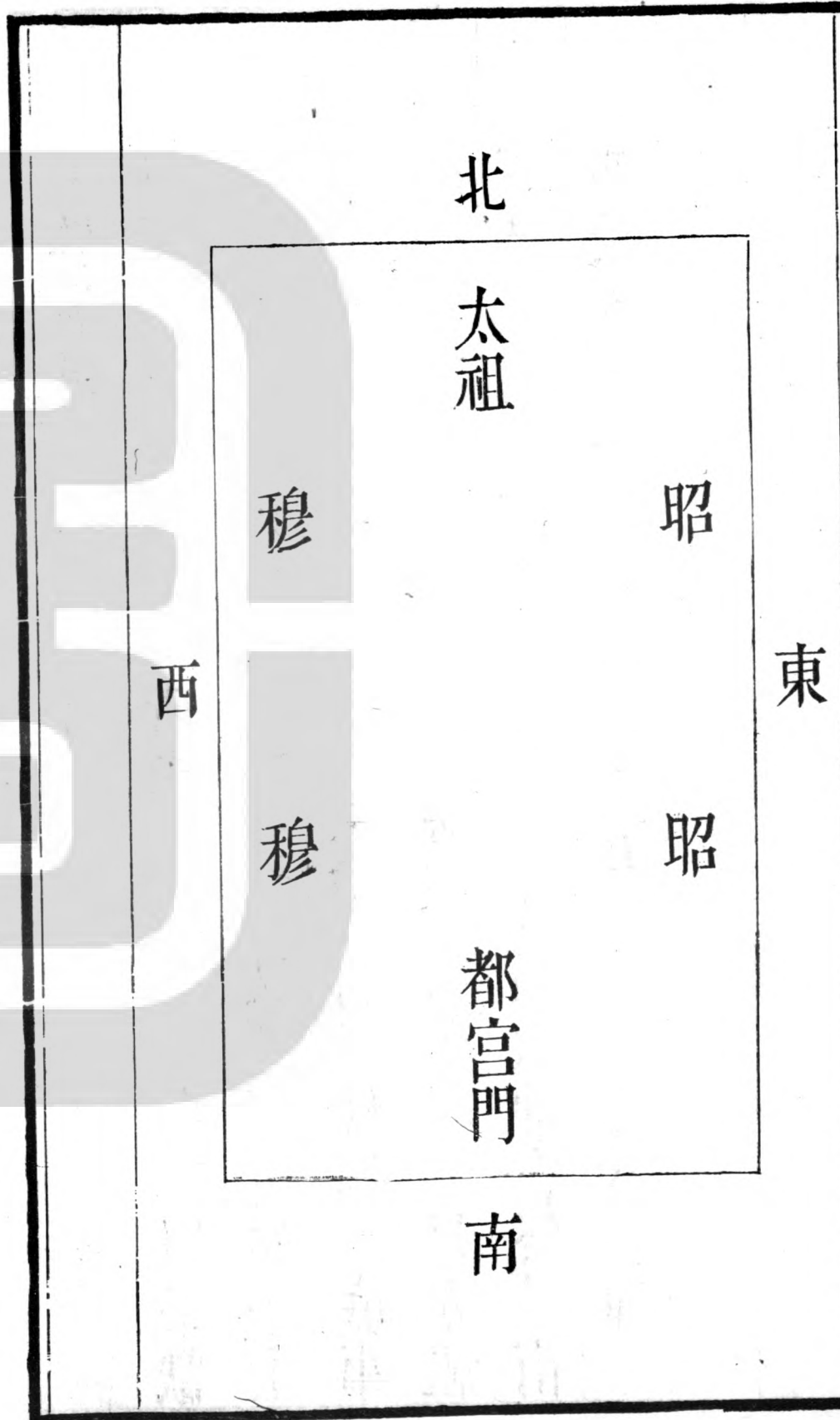
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羣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禩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禩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

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
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
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
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
使章帝有魏顛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
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
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
已邪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
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
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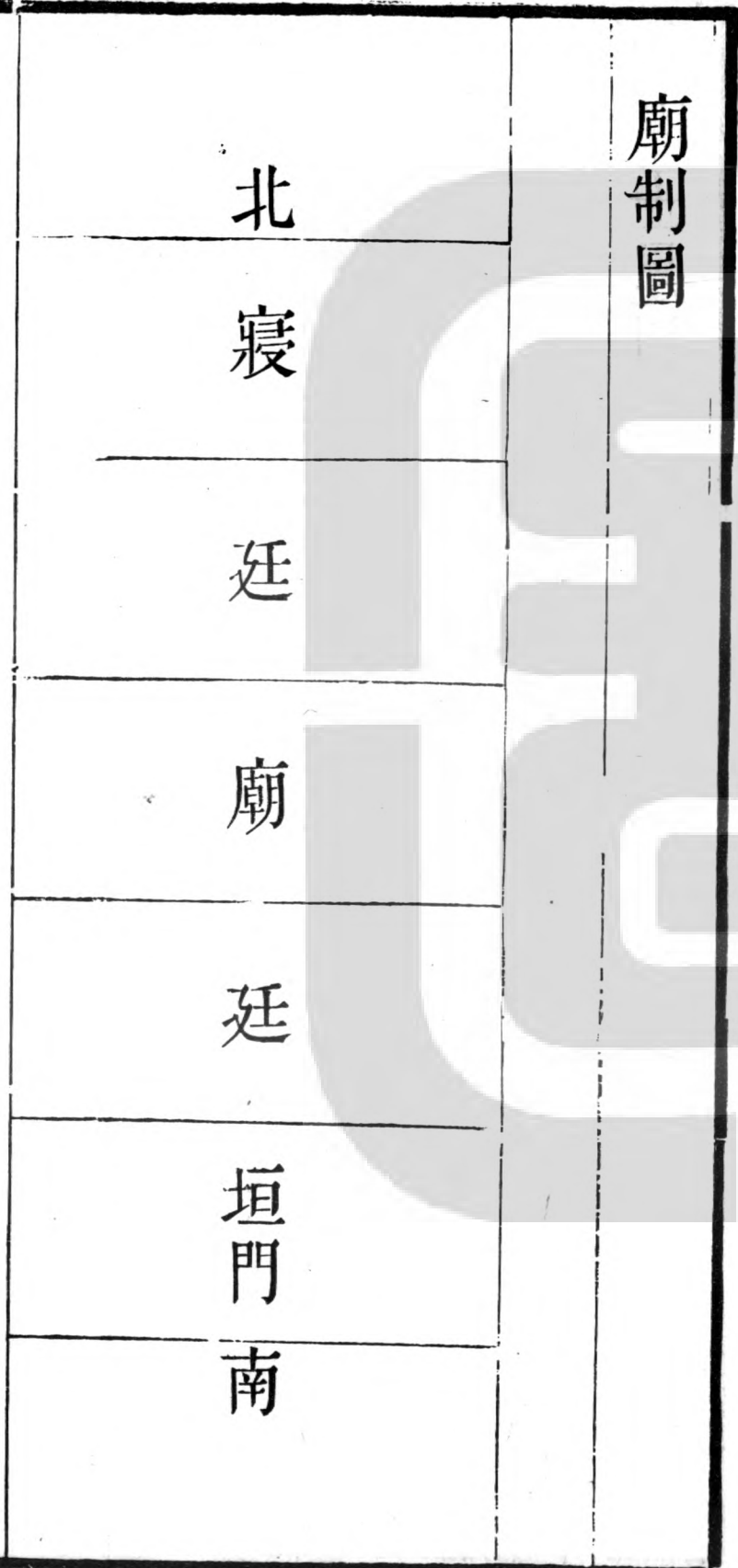
王於洛邑非原廟邪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
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
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又語錄曰如今士
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
一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
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 又曰天地合祭於南
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東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 后稷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 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 后稷

文 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卽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

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

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爲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

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

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
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
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駿得無真有難處
者邪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
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

周禮及時禘圖
見於禘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疏見下若將祭祀其廟

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黜於糾反鄭音幽

本或作惡同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
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聖鄭司農
云黜讀為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
疏曰凡廟舊皆修除黜聖祭更修除黜聖示新之敬

也今將祭而云修除知祭此春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

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

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拚祭祀修寢

方問反 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

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疏曰薦
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
也

傳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

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梲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

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音疎古入反鄉許亮反
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

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入窻
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

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
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一

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反好呼報反桴音浮疏曰山節謂構盧刻為山形
則今之斗拱也藻稅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
柱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承壁材也謂就外
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承
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
通也鄉謂窓隔也每室四戶入窓窓戶皆相對以牖
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
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
上故謂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
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為高坫受賓之
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
為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考自山節以下皆天
子廟飾也屏謂之樹釋宮云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
今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
事按匠人注云城隅為角桴思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
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
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
屏曰桴思侏音朱明堂位
清廟茅屋飾以茅

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曰明堂位曰山節
藻稅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
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
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
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
古耳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元以文王解之
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昭其儉也
則廣指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秋桓公二年
左氏傳

右宗廟制度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疏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

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
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藍曰呂氏曰考之禮經
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
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
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
有謚始不名帝曲禮下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七十一 宗廟一

三

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

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疏曰卒哭主各反其廟

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

主以從禮也鬼神依人者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

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者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已廟若在廟門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太祖廟則不須蹕也似壓

於尊者若有喪及去國無蹕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

怪時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

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疏曰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

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昭公十八年

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謂之數舉兵也昭公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

於先君祔廟主石亟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亟盛

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亟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

以辟火災也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故知鄭之周廟是

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子不可

以為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疏曰凡稱禮曰者皆

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一

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祀，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鄭注：特牲禮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侑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曲禮上：孫皇侑用崔特牲饋食筮尸。疏曰：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鳧鷖祭尸之詩，皆言公尸。又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子何休註曰：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又鳧鷖詩：公尸來燕來寧。疏曰：其尸以卿大夫為之。

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祖

則用孫列，皆取於同。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姓之適孫也。祭統

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尸代尊者之處，人子不為也。曲禮上

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

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疏曰：以其成人威儀，既

無尸。宗廟祭殤條。舉犖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

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受他果反。受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犖若奠角

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之也。天子奠犖，諸侯奠角。古謂夏

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犖，諸侯奠角。古謂夏

郊特牲。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殷坐尸。周坐

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此亦周所因於殷也。言

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周旅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養羊讓反。周旅

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疏見祫祭九獻條君迎牲而不迎尸見宗廟篇下祭禮禮

義器總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歆享 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

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

問族類事見杜佑理道要訣末篇

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又按司几筵

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
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故也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太祖

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疏曰

按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

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

乃留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

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

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元端而士虞特牲尸不

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上

廟故尸還服元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

大夫皆下之註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

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元端而服

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既祭則藏

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元端

其隋與其服隋許恚反劉相恚反元謂隋尸所祭肺

禮註云肺祭劑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

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授振祭齊之是

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春官小史掌邦國之

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

傳所謂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

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小史主定之替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

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讀為定元謂王有事祈祭

於其廟疏曰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

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昭穆親疎故須辨之天子謂之

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按替矇註云奠繫世謂帝繫諸侯

卿大夫世本之屬也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

當避此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

二事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宗廟一

三

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以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若魯寶玉大弓者按春秋定八年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

瑞玉器之美者禘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謂殺牲以血釁

之疏曰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策等也若遷寶則奉之疏曰此遷寶

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

傳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

也臧哀伯諫不聽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

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一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宗廟一

三十五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二

天子宗廟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
 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
 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
 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

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

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

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

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

位次者也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綴言不絕也

按漢高帝承秦之敝禮制隳廢既卽天子位而七

廟未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

上無聞焉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

祀有秦晉荆梁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

自秦而梁自梁而荆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

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

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

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

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注見雜祠門

則諸巫所掌者乃祀

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

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事邪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非

間小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

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叔孫通因請問師古曰請空際之時不欲對眾言之

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

中衣月旦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

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

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

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

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

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

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

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

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

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

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爲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爲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

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爲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

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志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床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酌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草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

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循徇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師古曰祖

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

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

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酌金也師古曰酌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之薦宗廟酌音直枚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

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

羣生

遂成也

減耆欲不受獻

耆音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師古曰帑與孥同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

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

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帝王

德厚

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

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

申屠

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

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

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

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

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請京師侍祠助祭如淳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宗廟二

六

日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
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
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請宣布天下制曰可中
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

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韋元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

上素服五日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尙德不尙刑者何其白相戾邪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

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旣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爲對革正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

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
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
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
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
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
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
月庚午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
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爲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
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
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
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
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
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
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

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

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

并

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

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

便殿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

嘗麥六月十月三伏立秋糈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酌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

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

便殿歲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

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

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

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

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
 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
 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
 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教化齊也久遵
 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
 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
 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

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
 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
 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
 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
 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
 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

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

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承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成王則是以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謂

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孝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

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思其利出美人重絕
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祖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
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
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
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
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
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卽位削亂秦

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
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世世承祀傳
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皇帝後於義壹

體

師古曰壹體謂俱爲昭也禮孫與祖俱爲昭宣帝之於昭帝爲從孫故云於義壹體

孝景皇

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
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
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
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
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
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

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
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
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
祀皆可勿復修間音工 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
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
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
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戾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又頴曰高祖已有廟在長

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

日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寢園

罷郡國廟及當毀廟後歲餘韋元成薨匡衡為丞相
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
上詔問衡意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
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
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
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祖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

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

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縗齊

縗大功小功總麻也

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

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列

以下五廟而遷

墮毀也音火規反

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

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伸爲後則於子

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伸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生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不復顧其私祖母也

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間工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

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

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

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日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了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誠以為遷廟合

久無窮竟也是之謂陳錫亡疆也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

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

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

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

不得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

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

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

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

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

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容齋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滕之祝冊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旣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按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

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見師占注文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

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日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

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婞羌裂匈奴之右肩師古曰婞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闡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

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橰可見

師古曰橰讀曰

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

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

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無逸之戒舉

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

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

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

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

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

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

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

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踈相推及至祖宗之

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

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

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

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

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邱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

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祧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爲壇墀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

遠祖也築土爲壇除地爲壇祧他堯反壇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

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

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

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

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

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爲虛者也自貢禹建

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

禮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爲據則無失矣書

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爲正法以宗

爲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

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

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

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爲孝

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
世世獻祭

時王莽爲安漢公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奉尊
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
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
文母纂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
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旣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
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

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劔四
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
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禘祀高祖
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
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
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
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
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爲

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

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後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

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

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

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

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

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

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後節侯羣臣奉

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

議詔日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

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後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

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

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

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

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

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

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

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
寸木用栗

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

志云光武廟更衣

孝章卽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

茂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
廟掃地而祭除日記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
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

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
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
向子爲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爲言
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
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
嘗麥三伏立秋嘗棗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卽
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
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卽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卽位不敢

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

冲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

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

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

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

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旣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

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爲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

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爲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旣入嗣大位卽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諂附邪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爲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考長秋騰養子也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

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

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

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
洪業爲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
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
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
造廟及稱祖當
時之制非前
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
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乃於臨湘
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
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

廟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
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
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
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
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
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舜承堯禪受終於文祖遂陟帝
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
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

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
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
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
詔曰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
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爲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
見廟數爲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
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

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
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武帝崩遷征西六世祖惠帝崩遷豫章五世祖

元帝旣卽位上繼武帝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
故事也時西京湮沒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
之主又遷潁川四世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議
以兄弟爲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
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爲禮兄
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

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亦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

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大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

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

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

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並以爲
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
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
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以全七廟之禮驃騎
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
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
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
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旣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
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
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

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
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
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
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
室者十也

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
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
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窳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

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

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

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按漢光武旣卽帝位以昭穆當爲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爲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

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
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爲疎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
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
祠之於義亦未爲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旣
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
琅邪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
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卽以
漢世祖爲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
爲姪者卽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邪况又取已祧
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

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
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
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
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
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三

天子宗廟

宋武帝卽尊位祠七代爲七廟永初追尊皇考

晉陵郡功曹翹

卽武帝父晉陵本郡

爲孝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

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蕭

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

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

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

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闕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

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

皇考為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

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

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

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附於梁之小廟

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

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

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

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

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之三 宗廟三

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爲親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校似爲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爲太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旣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

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進言

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

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

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告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名肱父

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

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

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

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

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
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
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爲三

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

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

按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
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寇亂務從省約
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
以來因循不變請立七廟詔可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
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
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會祖曰懿王祖
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
迎四世祔於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
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
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
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
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熹干寶之徒商
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
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
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
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
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
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爲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
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竊以祖功宗

德帝王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
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家國貽恥况
逾月之外須申大禘下管登歌發揚雅頌郊天配帝
光華勲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
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
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爲享德廟四時惟享
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

都改制太廟爲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爲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爲京太廟遷武氏七廟於西京崇恩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爲太祖廟崇六室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元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旣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祖皇帝爲太祖魏武創業文

帝受命亦以武帝爲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爲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旣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元註詩序云太祖

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穆尚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穆尚故以爲太祖卽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

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旣年代寔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

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
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
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
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
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太帝登遐神主
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
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
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
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
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

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
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
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
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卽位廢武氏崇恩廟

元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
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
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益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
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
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

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
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
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
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
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
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爲義宗祔於廟由是爲七室而京
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尙書宋璟
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

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
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爲七室矣睿宗崩博
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
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
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
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
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
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
陽甲出爲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於
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諡爲獻

文獻通考卷之三
祖并謚光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爲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旣以九廟爲非而

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邪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宗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

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爲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歷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爲東西二京宜皆有廟

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爲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爲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爲中宗得失在已

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爲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文宗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祔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爲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乃議復祔

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
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
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
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
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
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初元
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
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
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
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

爲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
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高祖太宗
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
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
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例合
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
垣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功日望
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

制可

王者大勳備於率土宗社之典
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勣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藜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承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幄幕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京師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太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

禮行之可也而議諡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
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
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
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
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
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
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
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
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
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
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
制鄭元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
無追諡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
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卽恐詞繁
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
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
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
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

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卽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

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

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
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
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
曲臺之人到今嗤謂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
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
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
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
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

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
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况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
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
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
書省集議聞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

時漢高祖已卽位
尚仍天福之號

太常博士段顥奏請立

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百代不遷之
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
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
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旣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颺竇正固之徒曲爲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一昭一穆與

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爲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

請上尊諡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
崔氏請上尊諡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
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尊號曰
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
廟奉安神主行上諡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
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
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三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
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

餘十間分爲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
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
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
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
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
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
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卽依爾雅之
文事下尙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尙書張齊賢等上言

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並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碁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旣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魯僖公正義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爲

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惠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參議以聞旣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書云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爲世數也不得自爲世數則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則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

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况古之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衆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

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爲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元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王導荀菘等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

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耐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

又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諡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諡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諡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

王巨等奉上冊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廻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慤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廻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肆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啟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爲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

宜習於尙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

時英宗已卽位

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

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檐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

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

三昭三穆已正東向明並昭穆爲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拊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

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置殿藏冊寶在太廟神門外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於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御容奉安於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相若近臣爲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旣而酌獻出則百官辭於近郊景靈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又建殿於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

集靈殿爲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爲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爲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爲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爲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占宮城

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爲重徽殿四年萬壽觀
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
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卽南征駐
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
南有王氣乃別構殿易以塑像爲章武殿是歲開先殿
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卽舊基構齋
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瘞宮側慶歷六年重修開
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
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
祖太宗御容於睦親宅真宗御容於天章閣皇祐五年

會靈觀火權奉三聖於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
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卽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
駕詣萬壽觀辭翼日奉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
宗於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
各以輔臣爲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
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
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
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
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
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於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

神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
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
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
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
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
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寬
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
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
議以爲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
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
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四

天子宗廟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
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
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
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
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

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二年奉
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建殿以奉
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
日皇太后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
於庭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詔名齋殿
曰迎釐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十年間神
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豐五年神
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
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

年作宣光殿

後改爲徽音殿

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

作西宮以顯承殿爲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

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殿於是兩宮合爲前

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

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

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殿以

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

容侍立

大中祥符五年作

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翼祖皇

帝版位

元豐五年

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

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

大中祥符五年作

及文懿皇后惠明

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

皇后版位元豐五年閣上奉聖祖及六僊官大中祥符五年作

自西橫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日天元殿以奉宣祖

皇帝山殿曰來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

殿曰宴娛次西曰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

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神又西

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輝德

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

自東橫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日熙文殿以奉真宗

皇帝山殿曰大虛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

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

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

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崑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

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

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

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

其北曰大明殿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

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

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

重光殿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

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娛齋宮
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厨正
宮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爲屋二千三百二十
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
兩廡

元豐時修定儀注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
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
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
毛腥其俎爲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
爲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
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
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
尊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
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
旣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
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
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
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兼原廟之制聖聖纂
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

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宏屋宇裒合僊聖規模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勅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子之於親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盼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爲能饗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禮斷之以古

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吉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饌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緣饗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延聖廣愛

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迎藏於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

神宗已卽位

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祧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祧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爲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於太廟遷順祖神主藏於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琥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旣以功德饗有天

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

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
有功而爲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
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旣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
爲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
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
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
順祖翼祖宣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
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
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旣有天下迹其基業

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子
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
無所因故遂爲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
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
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爲高祖然
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
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
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
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爲僖祖立室由太祖

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祧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旣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爲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爲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

天與僖祖爲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壽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爲祖鄭康成云夏五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

及遠非是爲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爲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爲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

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稅請卽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卽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玉牒帝系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爲順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帝以

羣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真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

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穆之位各不同佃璪詳議見朱子論古今廟制條下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爲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爲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

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爲
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
稷爲太祖而文武則爲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
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
世至於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
之以爲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
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卽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
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
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
可也若推以爲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

以韋元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

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祭蓋

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

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爲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

帝爲太祖

唐公李丙高祖父

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

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

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

位然獻懿二祖

景帝之祖父

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

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

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祭如太

祖東嚮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爲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爲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爲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爲太祖而

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爲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爲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爲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

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埽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旣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日僖祖皇帝爲始祖萬世不遷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卽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元符三年五月時徽宗已卽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

十室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爲十一室合於溫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爲宜今哲宗升祔第九室詔下侍從祕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爲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議曰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爲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

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人曾肇樞密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况唐文宗卽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爲一世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議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別議與肇同二議旣上清臣辯

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室一間奉
安哲宗神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夾室奉安
不唯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
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奉安
太常少卿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卽是不
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
故事專置使修奉而修奉之使乃請以夾室奉安神
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
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
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修廟室則期

日迫趣功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隨即增修豈
爲簡薄比之前代修廟室不及權宜設幄行事者不
爲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八月癸亥帝自集英殿導
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祠有司奉神主翰林學士
承旨蔡京題諡號行祔享之祭權祔於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於顯承殿爲館寓之
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
偏爲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
寺軍器監鸞儀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

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於一宮今乃析而爲二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旣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旣久何用遷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行詳議權又言

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神考素有修西宮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爲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爲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於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爲矯誣也不從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爲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爲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祔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誥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爲世

禮記卷之四
禘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
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
禘遷之序當禘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憲皇后杜氏
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
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卽依典禮其禘
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太廟爲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
哲宗皇帝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爲世故上禘宣
祖於夾室據經合禮已依所奏去古旣遠禮文殘闕

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禘之廟與親
廟四并而爲七是不禘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
太祖而不毀不爲常數是不禘之宗在七廟之外惟
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禘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
禘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
奉先之意禮以義起稱情爲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
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
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尚書徐鐸
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禘而復
令存宣祖於當禘之際復翼祖於已禘之後以備九

廟禮無不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
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
於古先尊爲不祧者至於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
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元符尊奉
之文旣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
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
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尋倫惟恩以稱情而爲宜
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
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爲一代之典自我作古
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永邦家之福其合行典

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
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衍粲皇武於始基然循七
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四廟五宗之法則禮未
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
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徽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
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復翼
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爲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爲
修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
賀

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景靈

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朴素宜加修飾凡陳設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於壽寧寺景靈宮神御奉安於温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嘗幸則有之建炎初虜圍西京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啓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於福州而永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於温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温州神御還臨安奉安於萬壽觀之後殿惟啓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

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於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爲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楣以扁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宦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午終南山上清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卽遣使奉安於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武安玠更白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爲兵部侍郎言於朝

有旨別加營繕始更爲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
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
胡長文入蜀始議卽府之聖壽寺創殿以奉御容
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寔備乃復乞宮額於朝先
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營府治之側又言石
室學官聚川峽之士而每遇科舉皆歸試其鄉乞
爲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
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爾繇是格不下今春秋以
府通判朝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
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於温州祭享皆差官
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而
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載主之義
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欵謁
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
俟告成有日迎還列聖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
獻禮乃詔度地築宮爲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
中元天太聖后及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

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温州奉迎神御至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安焉

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

宣祖位前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他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泊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

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

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

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

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

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繇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

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點寶禮

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

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

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

粹

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
凡朔望節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

主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

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

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

法事而后妃六宮亦皆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

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徧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

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

容時節約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

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墻作祔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蓋未曾安設祔室今既創行修蓋卽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異室修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卽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墻隨宜安設祔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祔室藏

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祔於宗廟言廟有祔室以藏神主漢儀藏主於西墻壁垆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垆卽祔室也非特備災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祔鄭原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此諸侯廟主之祔也衛孔悝使宰反祔於西圃此大夫廟主之祔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垆奉出神主置於座政和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

贊奉神主宮闈令於祔室內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
幄啓匱設於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神主入祔
室宮闈令納神主於匱捧入祔室然則本朝故事別
廟后主亦有祔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
興五年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爲屋五
間後稍增至七間皆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匱於
案上以帳幃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啓匱而薦獻於前
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
廟之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籩豆簠簋
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

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爲十一室各開
戶牖安祔室於西墻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
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
追冊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旣修別廟分爲二室當
各置祔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爲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
祫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
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
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

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爲一世故無所祔及升祔欽宗始祔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爲一世亦不祔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爲政遂祔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爲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祔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卽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

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爲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辯之不從時程頤爲布衣爲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爲是熙寧八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弇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祔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祔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爲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祔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祔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

文獻通考卷九十四
三

以爲可詔從之僑等等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准吏部尚書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卽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

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爲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爲昭英宗爲穆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爲昭哲宗爲穆徽宗爲昭欽宗爲穆高宗爲昭孝宗爲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

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爲一世自真宗以下至於孝宗凡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禧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

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旣上召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卽位時不曾祧壽皇卽位亦不曾祧太上卽位亦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熹旣退卽進擬

文獻通考卷之四
三十一
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
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已藉
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
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
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
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爲十
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爲非所以祝
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
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
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爲九世十二室云

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
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於大殿之西隅歲命禮
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當居之或以爲藝
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
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爲宜遵七世之制合
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
紛更遂主議以爲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
國輩爭之以爲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
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

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祖宗共一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爲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

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爲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

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爲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爲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爲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復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爲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

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弇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

二人議見禘祫門

晦菴獨以伊川曾是

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爲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旣詳言之於前段者矣

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菴之說既爲之說又爲之圖圖俱見周廟制下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

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

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
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
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
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
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
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
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
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
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
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

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
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
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
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
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
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
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
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
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

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

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也外王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亦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

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
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
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
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
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
爲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
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爲禘郊卽郊也
鄭氏以禘爲祀天於
園丘然園丘亦郊也祖宗卽明堂也於是後之有
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

擬文王以爲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
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
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
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
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
其爲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爲子孫者雖
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
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
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
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

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爲不類至於唐旣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旣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爲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爲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

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爲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爲始祖尊之曰元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禘並於元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元元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爲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爲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爲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爲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

爲昭穆矣晦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爲都宮而內各
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
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
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
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
系之可尊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
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
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
先後爲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
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

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
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
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
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
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
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
爲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爲我將我將之詩
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
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
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

氏之子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
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
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
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
爲稷則周爲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
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
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旣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
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
卑祖也故復創爲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
配一祀焉

晦菴亦言古惟郊祀明
堂之祀周公以義起

自秦以來文王

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
食地祇周末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
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
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
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
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
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
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
杳冥如唐之元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
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

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
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文獻通考卷第九十四



